

一头媲美海瑞的官场“驽驴”

明正德年间，一个叫吴廷举的官员路过合浦，写了一首诗，其中两句经常被人引用：“行李纷纷游宦子，几人不愧大廉山？”

大廉山因为东汉时的合浦太守费贻而得名。“诗言志”，身为朝廷官员，吴廷举这样扪心自问，可见他的志向与为人。

吴廷举祖籍湖北嘉鱼，父亲是驻守梧州的军官，他在梧州出生，并没有在廉州当过官，与廉州的渊源就是曾“到此一游”，留下的唯一遗迹就是这首诗。文字的生命力的确够强大。

吴廷举是明朝官场的异类，堪称“海瑞第二”，史书称他“有强项志”，俗话说就是“死鸡撑硬颈”（明知道要输了或理亏也死撑不肯服输），性格执拗比著名清官海瑞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吴廷举游廉州时，“水逆”的命运刚结束，出任广东布政司——相当于负责除军务、司法、监察外政务的省长。在这之前他因为弹劾上司——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李梦阳，弄得正德皇帝对他很不爽。他一气之下递交了辞呈，皇帝还没批准，他就自己卷铺盖走人，受到了停薪一年的处分。

如此我行我素，在刚入仕时吴廷举就“本色出演”过。

吴廷举有“神童”的美称，十六岁就成了举人，二十九岁中了进士，被任命为广东顺德“县长”（知县）。

须知过去衰颜白发的老童生、老秀才并不少，洪秀全从十五岁到三十岁，考了四次，连秀才也没考上，而二十九岁的吴廷举已是进士。

都御史（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）屠滂到顺德巡察，召见“吴县长”，请他给老家在顺德的某太监维修一下祠堂。

对于官场中人，这无异于“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”，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

“御史出行，山岳摇动”，都御史是监督各官员的官，下来巡察，有什么吩咐，地方官一向都是不折不扣地执行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官员的仕途进退，甚至得福惹祸，太监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，别说交代，没交代也会自觉办好。

吴廷举却想也没想就挡了回去：“如果没有先例，我一个人也不敢派，一分钱也不敢花。”

另一件事，也许更显出吴廷举“不开眼”：

皇帝派驻顺德任“海关关长”（市舶司提举）的太监经常拿钱让地方官帮忙采买葛布（常以银委买葛布充贡）。

实际上这是太监“揩油水”的惯例：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地方官上交布匹时都会将银子完封归还。

“关长”要“吃豆腐”（占便宜），吴廷举偏偏装傻，收到银子后，他买了两匹葛布送到市舶司，说：“不知道是否合适，先买了两匹，要是觉得不好，我把剩下的银子还您。”

“关长”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识抬举的人，悻悻地取回了剩下的银子，同时记住了这个姓吴的家伙。

吴廷举屡屡不买上司账的事，传到了监察御史兼湖广巡按汪宗器的耳里。他认定吴廷举一定是个沽名钓誉的家伙（彼专抗上官，市名耳）。

官场往往这样，有时候彼此还不认识，却已经得罪上对方了。

汪宗器接到告状说，吴廷举拆毁了顺德二十五间野祠庙，将材料用来修造学校、修筑防洪堤，时有贪污行为，下令将其逮捕下狱。

顺德的百姓和属吏听说父母官蒙冤，纷纷跑到汪宗器面前申诉。

也难怪，吴廷举在顺德当了十年“县长”，早已“收买”完人心：破除迷信，重视教化，照顾孤寡，不贪不占。朝廷官员经过顺德，让地方出钱出力，揩油水本是惯例，吴廷举“**挺身与之角，卒不与**”，坚决不买账。

人品好没办法。此事弄得汪宗器心里发毛，他查明实情后，深感愧疚，宣布吴廷举无罪。

吴廷举先后在弘治、正德、嘉靖三朝做官，两次差点“挂掉”。

一次是因为拒绝用库银送礼，还揭发大太监刘瑾的手下贪污，刘瑾伪造圣旨将其逮捕。刘瑾想弄死吴廷举，将他上枷带锁，罚他在吏部衙门前站了十二天，不给吃不给喝。吴廷举在朝里当员外郎的亲弟每日送饭，晚上睡在那儿照顾他。其他大臣纷纷仗义执言，刘瑾只好将他释放，发配雁门。

另一次是复出后，跟随陈金剿匪。匪首胡浩三先降后叛，吴廷举前往匪巢劝降，被对方扣作人质整整三个月。吴廷举临危不惧，趁机策反，成功脱逃。

吴廷举的“死性”终生不改。嘉靖皇帝登基后掀起的“大议案”，弄得朝臣之间营垒分明，形同冰炭。吴廷举上奏劝皇帝“好好学习勤于朝政，近贤人远小人”，建议皇帝仿效朱元璋修《孝慈录》，召集“有关人士”集当朝好人好事编纂成书，以诏后世作为科举读物，以劝勉学子，教化百姓。

可惜“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”，吴廷举一片忠心，皇帝对他的进谏却“不怿（乐）”。他来了脾气，提出退休，“申请书”中引用了白居易等人的诗，几处出现了“呜呼”一词。皇帝大怒，认为他没有入臣之礼，勒令其“滚蛋”。

史书说吴廷举“**面如削瓜，衣敝带穿，不事藻饰，言行必自信，人莫能夺**”，完全想象得到他的样子：孤忠自傲、不修边幅、执拗自负。

吴廷举是个书虫，退休回到梧州后，不建大宅，不置田产，家中藏书万卷，去世的时候，还是总督姚镛出钱办的丧事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样一个貌似“冥顽不化”的“旧式人物”却思想超前：任广东布政使时，一改闭关锁国的祖宗成例，制订了与洋人贸易的章程，还代“佛朗机”（葡萄牙、西班牙）向朝廷申请进贡，曾被攻击“为洋人侵略开方便之门”，识者则认为吴廷举做出了顺应世界贸易潮流之举。